郊居瑣編

余於辛亥守制山居竊思夫耆舊之所流傳謠俗之所變改者而有感於心時〻試筆略有編輯而懶不克就棄諸篋衍者已更一紀矣今復追理舊著益以新得遂足成一帙非敢曰野乘聊以志遺聞而廣吾識耳余不以野乘自居者何也今世士大夫是其所聞右其所同各肆雌黃互示愛憎夫孰有獨觀昭曠者乎故名卿賢相懿人哲士之行雖細而必錄者寄其慕也雖詠而必傳者詳其風也過大而章者不敢蔽也義隱而潛者不敢沒也或譏其時有諱忌受而曰非史職也頗涉怪神受而曰摭俗傳也間有譚文藝摘利病則可以評名之而十居一二其

標風俗之得失志地理之異同略見其緒而俟後之續成也統
而言之星星瑣瑣隨得輒疏參差而不一爛熳而無紀不可以
別時代也不可以殫始終也謂之以文爲戲不敢而足以資後
生稽古述往之論銖錐觀者有恕我之斥吾不沮矣襄陽益部
之有耆舊傳何謂也吾竊取焉

恬軒題

仕相元官左叅贊

郊居瑣編 上編

明廟當宁曹南溟植先生將赴 朝命行李極其豐侈時李元衡弄權倖奴鮮服華鞍遇諸漢江與之爭船怙勢不遜先生執而笞之奴毀形愬於元衡曰有曹判官者自南方來肆然杖我是辱我主公也元衡默然良久曰是人吾所畏也汝何犯之叱退之先生清名峻節震耀一時能服折權臣之氣偉哉

李相公浚慶神彩嚴毅見者懾然起敬其中第也泮人將逼持脫衣公端坐呵之泮人不敢洪相公暹中第笑其泮人之索衣叱之厲聲泮人曰公豈效李浚慶者哉公之威不足恠人薄而脫之至於露體

上黨府院君韓明澮有狎鷗亭臨東湖勝槩爲沿江第一嘗要
華使宴餞請得御府帳具　世祖不許明澮大怒輒伐其佐命
之功嗚呼人臣矜功而要上衰世之風也晋文請隧之僭田蚡
益宅之橫明澮兼而有之得保功名而終皆　世祖假借之恩
也
金相國壽童燕山時爲左台靖國勳臣夜詣其第以謀告之公
俛而言曰爾斮我頭而去也其人悚然曰將扳晋山而立非爲
亂也公駕往訓鍊院舉止從容施措詳愨擁立晋山卽　中宗
也事定策勳卽退老稷山常稱曰吾有不韙之名不可比於人
也別第一室蒔花種竹有投謁者走入其間而辭焉凡十四年

而終 國家累經改玉一時攀附之臣不知有名分之嚴矜功
恃恩至於覆族者多矣然則金公我 朝之麟鳳歟
世祖受禪之謀權擘裝之也及其臨御寵擘無比內府珍寶藏
獲賜予不貲掌樂院有鼉鼓二亦寶晃也即以其一予之故權
擘之富至于子孫而不衰
徐四佳居正金乖崖守溫金佔畢宗直三公文章鼎立一時論者莫相
軒輊惟佔畢差後進名盛不如兩公而 成宗最賞其文雖仕
宦在外令編其所得而進之及卒命梅溪曹偉遂成一家刊之
鑄局文人得人主而爲知已者司馬長卿後一人也卒不免柳
子光之禍哀哉佔畢亦深自許負視兩公坎如也

金乖崖(溫守)侫佛特甚人有以觀音稱公者必大喜之其病也正坐觀化或云公轉身成佛南秋江(溫孝)聞之曰乖崖多慾安得爲佛也其弟削髮住俗離文殊寺 世祖嘗幸其寺甚尊寵之賜紅錦袈裟僧徒傳之至今爲寺中故事

金佔畢無金東峰(時習)南秋江之節其吊義帝文於義不當作也

金濯纓(馹孫)公之門徒傳諸史牒以寓其忠憤之意賫之危言招禍與東京黨錮無異也在史閣九年未嘗擧人自代時頗怪之及申相公用漑登第首薦之盖公有待而然也

徐四佳與華使祁順泛舟漢江華使請四佳先唱四佳不辭而應命卒爲華使之所壓倒識者笑其不量力焉其白鷗黃鶴之

語亦拙翁崔瀣之句四佳竊以挑之然則四佳之見窘實拙翁
之被圍耳

仁宗在位未一年而昇遐 補二字 閭里小民如喪其親行路者涕
泣而相弔至今稱謂東方之堯舜聖人過化存神之妙可見矣

河相國演觀察嶺南南相國智以舊守營下邑 補六字 河公少之
未嘗降色而語也一日令吏取文書諮南公決之已而使人覘
之南公縱酒奏樂挾妓傲戲無視事意河公大怒擬欲啓黜明
朝吏以文書白公曰已判公取而閱之其論報皆中事情公甚
奇其能因與相得後南公拜譽日隆朝夕且大拜也而河公由
八座超秩入閣坐罷政府謂人曰老夫幾在年少者之後塵矣

赤久南公亦相
妖僧普雨者臨陂人也　明廟初服貴寵無如率其涉彌常居
禁中其鄉人有請見者普雨錦巾繡服坐于朱卓列饌行酒皆
天廚之珍其人告歸餽物盈橐亦悉用內藏也雨初居縣東寺
寺僧皆賤之雨書壁曰手握青山雪月權因去寺入京
李土亭之菡繩笠草屨嘗訪曹南冥見其所居之室丹碧淨麗几
席華整南冥方危坐看書土亭曰先生何其汰哉南冥曰士以
治心養氣為主接於目者皆欲其正耳因握手欣然信宿而別
徃候盧玉溪禛坐語未終適有自外至者曰某里某甲貸粟於
我今責其息而還土亭怫然曰長石斗者殖産者也公胡為之

即納履而去

南冥著嚴光論稱光爲聖人之徒此非明理之辭南冥尚氣節故辟於所尊而蔑也先生淸節實 本朝之子陵也

南冥之峻潔大谷成運之冲素聽松成守琛之高曠並生一時足以知 祖宗培養之厚 明宣間人材之盛也大谷之詩景象閒澹詞調幽邃托物遣情其味愈深其有西湖之遺韻歟聽松闔門省事簞瓢晏如旁置大硯喜用白羔毛無心筆興到惟以揮洒自適其書道放多質拙中寓巧徹有松雪之體格南冥豪逸不區區於文藝而其文高古有氣力不守繩墨往往蕪穢不盡芟

李容齋荇身長絶倫不事容飾衣冠粗陋梳沐稀簡其臭人皆苦之嘗入侍經筵 上問曰聞卿常廢梳沐信諸對曰臣家月行先祀梳沐何嘗久廢也

盧蘇齋守愼貌寢而短少時攝弊衣冠遊讀書堂〻吏戲公曰措大何時决科躋此堂乎公曰如我龍鍾何敢望此其年公擢第壯元即入賜暇之選堂吏臨死誡其子曰爾愼勿傲文士文士誠難測也

蘇陽谷世讓益山人其考將聘途遇一鹿觸前而斃以爲不祥詢之瞽卜〻曰大吉是必牝鹿方孕七子烹而食之必有符應是爲嘉瑞而不爲灾也遂如其言後生六子一女以温良恭儉讓

而得名之世而者女也陽谷兄弟具顯果大其門

洪相公彥猷宋相公軼之婿洪公羈丱與宋婢狎宋公將朝有一人掠行馬而過招與之語乃洪公其父忠義也宋公見其俊爽甚偉之欲以其女妻焉夫人大恨曰忠義之冷孫女隷之私人豈可與婚也宋公匿其夫人託得佳婿卜日納采及其委禽擧家駭而譁曰是向者與婢狎者也由是夫人咎宋公日深宋公激洪公負笈棲寺三年不還藝業日就遂得中第

洪相公訓子最嚴子暹雖位至列卿有過則撻嘗拜大憲乘軺相公怒曰軺惟年位並高者可乘也遂以軺械暹於庭客有投謁者輒避而不敢入焉　上聞曰大憲宰臣何乃僇訓至此遂

命推考洪公相 明廟朝無所建明甚嫉名流時議欲伸己卯
諸賢之冤而力沮之故卒後士無稱者

金寒暄宏弼以佔俾門徒編配順天舍於縣東其地清川激流奇
石錯立綠橘蒼竹點綴村廬真絶境也先生未嘗杖屨其間閉
户正坐經月不出鄉人或有候問者只道寒暄無他辭先生所
養不可測也常讀小學四十始看他書其手簡小詩略載於景
賢錄文義麄雜有不足傳者豈先生用功實踐未暇留意於修
辭歟

退溪李滉禮安人也其考居于陶山之下峯巒端秀大川環廻甚
有溪壑之勝將築一室前有小澗地頗沮洳有一釋者來謂曰山陽

有石脉鑿而濬之澗必自退而洩爲活流如是當出大賢人也
卽從之澗水果刼而瀉期年先生乃降
李土亭先生壠在保寧海邊左麓邐迤西走潮嚙其趾於堪輿不吉先生欲堰而障之患無財乃入海島無人地多種蔓豆復以匏實播焉至秋收之豆匏大茂能載三艘而還量功計費足補一字辦其具其餘復貽貧者常語人曰蔓豆功少而倍收治農之利無過於此補六字○先生能忍飢寒且能健步青陽有李生者得謁先生一日先生飛杖而至謂李曰吾朝發京師汝能飯我乎生曰適值餉農新炊一斗甚粗先生曰可取來卽盡食而起曰將適保寧生約屨而隨之行數十里氣竭而不能前計程則保寧

距京三百餘里也

尚相公震木川人也其大父家甚豐腴遇凶年散粟周貧曰吾有積倉而使隣人餓死不仁也公少時學射矢及人家其人出而詈之公悔愧遂閉門讀書

鄭湖陰士龍遊金剛山有詩曰萬二千峯領略歸蕭蕭落葉打秋衣正陽寒雨燒香夜蘧瑗方知四十非論者謂此雖佳作補四字於遊山非着題也或云公宿正陽寺寺有玉燈乃希寶也今從者竊之藏諸衾櫝已而寺僧覺其亡有盡諠曰燈寺之鎮寶失之不可撤其室中什器索之出燈於櫝僧徒曰此必從人之爲也公實內赧詩以自警云湖陰雖以纖總貨壞其名節不應如

是之汚無亦傳者之誣歟○湖陰爲詩不服容齋容齋亦不取
湖陰容齋謂湖陰曰子尚有未寤處也湖陰不以爲然晩年見
容齋詩每歎曰是宜輕我也

金黄岡 繼輝 早有華問嘗爲檢閱赴人慶筵上客即湖陰也見公
之至甚加傾竹曰久聞子名今日見子於笙歌之間宜賦一詩
以助歡公素不能詩辭爲湖陰令妓取扇跪於公前固請曰子
無多讓公迫於長者之命勉成一絶書以呈之湖陰沉吟良久
略無貶辭公甚慚

權應仁詩調精麗筆迹奇逸拘係法制不得應擧常語人曰使
我十捷科第削九存一吾當爲之退溪見其詩每加稱賞應仁

獨不服退溪之詩與華曰先生若慶挽別之詞屛障之書道德想必愈尊

鄭相公琢初拜校書正字入直香室高霽峰敬命亦鎖玉堂直夜淸寐聞讀書聲近在香室請公與語霽峰素驕而銳意甚輕之頗加嘲傲公終無忤色霽峰雅善推命問公生年嘿筭良久改容而坐曰子貴人吾輩將跪伏於子前也及爲晋州訓導巡使與地主登矗石樓盛開宴樂召公坐其末饌亦減薄俄而諫院喝人傳呼而至巡使意已之爲大諫地主意已之爲亞長至則首訪訓導乃拜正言也一座盡驚巡使避館待之相公常曰吾雖作相其喜不如正言也

林白湖悌放蕩不羈以大同察訪過松京〻有真娼艶而能詩白湖聞而慕之至則已逝孤坐逆旅貰酒自酌大醉而登道急持樵者而問曰真娼塚何在即指路傍古塚曰此是也遂爲詞而祭〻畢踦塚而哭之竟被臺評○白湖嘗赴鄉擧試日雷雨驟降平地成漲人皆依墻而立白湖只挈試券且無庇蔽之具就堦砌而伏爲日昏雨甚試院沈〻守卒避雨不復呵禁場中寥闃叢薦狼籍乃恣意取之靠階成室務力疊蓄而火光不漏終宵鍛鍊淨寫而懐之乃撤屋滅跡佯仆於墻邊翌朝卒以狀白考官大驚曰昨日之雨豈無中寒而病者命亟以糜湯温之後聞其懐券益哀矜之曰篇成而不暇納其甚病乎即命作軸白

湖始起而出及拆榜果魁

沈相公守慶貞之孫少游類宮儕曹或言己卯事必流涕而起及通籍淸躔有論其貞累者止焉追其伸而收錄(補一字)仕焉未嘗自爲是非一聽其公議而行堂歸聽天蓋有意也公與李判書俊民最善李公好諧嘗指示御溝曰此爾祖之所出入也公但曰何至此哉及卒遺命勿請謚勿豎碣

鄭相公澈善爲歌詞饒有風情凡遇感宴自製別曲教謳兒歌唱皆中音節壬癸之年扈蹕義州金嬪値母忌設具頗盛進御宣祖命須廟堂諸臣時 行在荒凉供給不贍羣僚從官苟度朝夕諸公見其宣饌憂色而作既而聞金嬪之所進相公退而

言曰士大夫豈可食金公諒之母之飯餘也俯而嘔之諸公駭且不悦公諒金嬪之母第也

李鵝溪山海七歲善題額人皆負而致之求書扁榜十三應擧試滿招擯賦傍階點筆操紙而吟考官相謂曰此兒乃能賦乎倚欄而瞰之首曰天地玄黃宇宙洪荒笑曰冝其止此也及見瀁思捷出句法横翔大驚遂擢高等沈青陵鋼開宴其第盡致朝紳使人請公而至公綠袍紺韂容儀端雅命之賦詩援筆即成諸公莫不嗟賞○嘗秉銓大政注擬垂迄叅奉無窠當俠先敀弘文應教序次相遷降及舊階果得一窠即調○華使朱之蕃自負其筆每遊樓觀輒易板而自寫鵝溪嘗扁統軍亭見其

行草淋漓有天然自成之妙終不敢易

金東岡宇顒晩年退歸嶺南嘗入縣門地主盛具待之公令從者挈樸而歸曰吾甚憐廉出當以遺之人惜其耄

金承旨弘微仁厚多質嘗乞郡守堤川不能治吏事台郡中後生親自授書久之郡民感其徳亦治及解歸諸生皆泣公亦泣曰小子其好在也

金鶴峰誠一奉使日本公方直峭潔律己甚嚴倭人甚敬憚之無敢與語者在道倭人多要我使觀游公獨不肯惟與一浮屠稍親從容問曰爾國果有西伐之志乎對曰亡有公信之及歸力言倭無異謀蓋公所接不廣不得聞其實也

崔簡易岦地微而有傲骨少許可婦家甚饒少時依而讀書夜必燃燭三年不踰閾其對策驚動一時旣第初志稍衰不復用功有一宰相朝京而求序旣得輒語客曰孰謂崔岦能文也出序示之簡易聞而大愧之遂竟其材以成大業○世傳簡易嘗爲東國文章之評曰文章譬猶朝京牧隱其入山海關者乎我渡江而遼乎長溪黃廷或乎黃之間者乎鵝溪高陽而陷於濘者乎西垌柳根治任而首北者也以余觀之此必非公語也

李澤堂植語人曰持國張維字晚年欲傾簡易評簡易文曰規模似窄及得所爲王賦弱冠時所作深博瀰漫已自如彼安可謂之窄也谿谷自負高甚澤堂雖不與之其語非無所見而發也

○柳相國永慶伴朱使之蕃辟簡易爲製述官朱使有作必倩而和之朱使與柳公同舟而爲漢江之遊語之曰唱酬之所貴在乎樽俎之間興象之餘不必退而琢之追以應之也今者滿目江山自相觸發我請摩壘而致師公亦臨陣而出奇仍擧觴沈吟柳公窘甚朱使先得一句譯者旁竊其韵出而語之簡易得韵立成細書貼於行酒者之足教曰角跪於使前微露其足令耦坐者得而見也柳公揣知其意有句輒書而示之朱使歎服

○壬辰倭警簡易副月汀尹根壽朝京請益軍餉當爲文呈於兵部簡易先成文僅數百言月汀不以爲善自草其辭以干尚書尚書却之不納改爲而復上復不得月汀謂簡易曰子何視國

事之危而不動耶簡易曰必用吾辭乃可從之尚書見而稱之曰此真文章且中事情遂許其奏得請而還

黃長溪廷彧中明經第甚不得名以寺正陪蘇齋董 仁宗還葬穌齋得刑字韻求和長溪次之蘇齋驚奬曰子之文章甚高吾何不早知也大爲延譽

鄭相公芝衍 宣廟之甘盤年踰四十不第 宣廟深念之補二字嘗庭試令中消訪公試券等以次中遂命次中並賜第公得捷累以 特旨超擢十數年而入閣

鄭仁弘出於南冥之門剛狠喜勝自信甚篤卒以是敗嘗以補二字憲官被徵迤過從姊家其家華腴侍婢披紈行酒仁弘即付法

吏從姊持婢以請曰此婢吾所愛者願弟置之見弟之貴而至淨飾而使於前不悟其爲僭也仁弘竟不聽逮來治之時人惡其不情其械至京師也年已九十止則正色危坐將就刑謂從者曰詣賓廳乎其耄如此鄭桐溪其門人也有同門者往候桐溪怒而責曰爾輩慫慂我先生陷於大何何面目來見我乎論者謂仁弘之於南冥不得其壁立千仞之象(補一字)有凌駕一世之意猶田子方之學一變爲莊周也

柳西崖成龍面白瞳黃聲音清亮少時其考仲郢令挾四書出棲山寺讀數十遍終身不忘壬癸之變外捍倭寇內餉天兵機務浩穰文檄狎至公坐於政堂郎官挈硯推乃紙長弟而進視其

紙之長短長者草大事短者草小事口授如流疾書不能及焉
仁廟丁卯之變洛奏淹滯旬月不能決槐院老吏歎曰若使柳
相公在焉豈如是也○辨誣事急 宣廟謂公曰必遣文華才
辯之人乃可得解意甚屬公〻亦欲請行其門客相與謀曰方
今欲甚公者甚衆公若去朝時事必背戾矣公遂辭以(補二字)親老
上甚不悅已而攻公之章大發李梧里(元翼)曰惜哉誤了一事乃
爲忌者甘心也○公嘗道丹陽踰竹嶺而南過一佳境澄潭淺
渚茂樹豊林甚有幽致公悅之訪其主乃品官也欲化貿之其人
曰閤下辱臨何敢論價郎撤鞱中皁比償之竟招郿塢之誚(今之)
雲巖水雲亭○公嘗以體察使南下省覲從事辛慶晋與諸幕僚坐

於外堂有白髮青裙持烏竹杖啓户而出者乃大夫人也衆皆奔避大夫人招辛公而問曰君非從事官乎辛公俯而跽耶曰從事起而聽我語我子無他能國家何以寄大事顧語相公曰汝兄在焉勿以我爲念汝惟盡忠於國家仍杖而入辛公語人曰不有是母安能有是子也○公省親南歸 宣廟引接賜貂裘一障子一曰裘未御者可歸以遺之無憂寒也障子亦珍蓄可〔補一字〕令老人冐壁而寓目也其障畫竹鶴品格絶奇大夫人方病見而喜之頗覺清暢

任䟽菴(諱叔英)語其門人曰西厓立朝固多可憾若揀我 朝名臣傳亦無先於公也

李梧里元翼耳小身短貌甚不揚少以華音讀尚書百遍故善華語爲書狀朝京持法甚嚴譯人畏而苦之或以華語詈公公若不聞竣事而歸公詣禮部令譯告之曰某日當發譯違期而詭曰聞南貨將至留而爲市而歸中朝雅以禮義予我及聞是語駭且笑之公歷階而進爲華語曰使事既竣何用淹滯譯人崇貨自畜其使而詭告譯者膽裂自以爲當死比還公絶口不言久之譯者自道其事祝曰李公眞生佛也○公眞實不喜飾嘗曰漢陰李德馨駃甚每事必效華人吾不欲觀也○公嘗曰公事必節約而莅之切忌煩多而治之人欲亦剌决之能耐煩而爲者必有做錯也○公之第在駱峰之陽壞垣柴扉極其偸陋

一日公褰巾鈴杖倚扉而立京兆小胥不知其相也執樵者屬
公曰犯禁伐松當守而俟之公默而受之旋放樵者令政府喝
人詣京兆納贖京尹聞其實大驚謁公而謝曰小胥矇甚敢寄
囚於相公之家而相公返納贖敢請罪公曰國家設禁吾釋其
犯者是我踰禁何敢不贖卒納之○公在驪州江邉一日承旨
史官飛傳而來以及正告登白宣召即日登道入賀又言曰臣
復見清明之朝今老矣竊欲縮其年而不可得也時人或疑其
赴命太驟又疑其言之匿匿也○公入直政堂衣被極儉素諸
公見之愧其衣被之華靡屛之而不敢出焉○公自織蒲席遺
耆老諸公諸公感而受之所穿草履獘則必令置之鮮食饌無

累味與人言有不可者必擧扇障面○公在驪州嘗自耘圃地
主閔聖徵候之見公之耘拜于田頭公且耘且語閔公亦耘之
其從者盡隨而耘須臾圃闢公釋鋤而笑曰見公而不撤耘補一字
者欲煩從者治我圃也
李漢陰德馨丰姿如玉肌膚瑩而嫩夏月紵絡之沾多者不能
近體少時携詩贄鵝溪其詠錢鏐事曰錢塘當日伯業開海國
奧壒三十州鵝溪批曰富貴氣像也遂有東床之選○公少與
李嶫齋名應峯必分塲而入發解皆不落一二○公年二十三
由玉堂南床賜暇書堂與諸公爲東湖之遊申判書㸃以應教
乞暇上塚舟下東湖諸公令吏呼與同船申公旣登同游凡十

二人皆一時名流也觥觴迭飛綺羅相間大舫高檣泝沿中流
眞勝集而申公非遻而與焉心甚慊然諸公亦被酒呼呶無與
語者洪廸許嶬卧而吟詩視申公若無申公愈不自得惟公酡
顔和辭甚加勞慰且曰諸公醉矣公勿過之風度閒遠擅宇淵
沈能不亂於杯杓之間造次之頃(補一字)申公大爲敬服常曰其過
人處吾已得之於年少時也○公有少時同袍者在於忠州其
人痴陋踈狂坎壈泥塗公每爲存訊不以車笠而渝焉其人嘗
具濁醪蒸雞訪公適公卿滿堂公倒屣迎之爲置密坐遍饋曰
此吾少時交也卽裁雞醪飲啗自若歡狎無異平日○公接楊
經理鎬〻甚服公稱曰閒世偉人也籍令生中夏豈不爲天子

三公乎尋聞公爲李鵝溪之婿乃曰同姓不婚禮之大防此眞
夷虜之風乎公聞之從容謂鎬曰外舅本系金氏其先有功於
國朝賜姓爲李也經理釋然鵝溪聞而笑曰甯之設辭自佳矣
但太誣長者也○公甚得天朝將校之歡心將校皆敬公常稱
漢陰而不名賊退公朝京天朝方餉東征兵諸校見公之至呼
曰願君少留公下馬而語曰吾未竣使事不可先其私也諸公
幸迎勞之其各酌我諸校執觴而前公且飲且行計所飲不止
一石及致命歸館公猶怡然不亂○公論臨海事辭甚切直
宣廟怒而免之曰相年少者予之過也○公三十一秉文衡國
朝所未嘗有三十七大拜早貴亦無如公者○世傳完平以籌

司堂上詣鵝溪第議廟堂事座有一人藍袍紫帶白面鬚玉起
其爲宗室新封者也公方伏大臣前謨畫樞密鵝溪不令屛退
其人端坐不動公數眴而視之遽曰此事以吾料之可易決也
郎疏析便宜動出意表公大驚鵝溪曰此吾外甥李德馨方爲
吏曹參議也公即啓差有司堂上蓋公久淹外官漢陰驟進不
及相覿也云然　宣廟壬午癸未間完平已爲承宣漢陰亦飈
淸選豈有不相識乎此事或不應如是而傳者張之也
李白沙恒福益齋(齊賢)裔孫公之孩也傅婢眞公于旁偃而睡夢
一丈夫鬃幘白鬚頳持杖而至撞婢而罵曰爾何抛我也婢覺而
視公〻方匍匐入井郎起而拖之後其家曬益齋像婢見而驚

曰此向者夢中所覩也○公少爲科詩有句曰書生濶袖秘大

許草閤誰言男子無鄭林塘惟吉見而奇之曰自許甚高此子非

碌〻也○公秉文衡不捘辭疏入謝　上喜謂公曰諸臣受此

職者必屢補一字疏固讓不肯出予甚厭之惟卿即起令人快意公

謝曰諸臣文望足以當此故堅辭臣獨以非才得之辭之則恐

其失之今乃出謝既謝則當復入　上大笑公之善詼諧如此

○光海受冊升儲漢陰退謂公曰世子如此宗社之慶公陽若

不聞累詰其辭或者謂公已有測識也○公與漢陰神交也聞

漢陰逝爲詩以哭曰淪落空山舌欲捫傷心暗哭漢原君哀詞

不敢分明語薄俗狙人喜造言大北諸人見之甚不悅○公嘗

謂金淸陰尙憲曰賢弟亦有友乎金公曰豈無所與友者公曰得幾人乎金公歷擧諸友以對公曰何若是其多也吾有一明甫(漢陰字)亦時有所不合者也○宣廟西狩公與執鞭諸臣同舟而濟人皆慘然公意氣自若有一人頗肥胖公拍而語曰世亂如此人必相食此人吾先立案諸君勿爭也座中絶纓

張旅軒顯光少時豪放嘗有所戀抵黑而訪其門已閉因消搖門外見其澄潭如鏡新月漾彩樹影參錯互蔽潭面歎曰人之丹府本淨(補一字)爲物欲之滑亂如是也即絶袂而還○先生有臧獲數十口賴以衛家有一人詣縣庭訴曰張某之臧獲即吾家舊物也守曰此人非與汝爭訟(補一字)者汝若有券就而視之先生

硯券郎擧而歸之○先生晨起常飲濁醪微醺而止端坐讀易

趙月川穆嘗與一郡守飲守勸之强先生起而走退溪聞之惠書責之先生遂不復飲酒

柳月蓬永吉少時頗爲探春之遊鄭公崑壽其姨兄已爲進士馳譽科場婦家甚厚鄭公而薄月蓬嘗赴謁聖先裝鄭公而送之斥月蓬曰柳郎捷科遠矣其僕亦曰柳郎若第吾當炙吾掌拆榜鄭公飲墨柳公擢魁元簪花導倡而歸謂其僕曰爾掌今可炙乎○公弟相公補二字永慶當軸用事公之懸弧作詩示之曰欃雲榮宦終無用便逐蓴鱸去渺然公盖有志而惜相公之哀如也

李相公憲國為知申事時倖官閔孝騫善效宸翰驟觀人不能辨公見其題批名而立於廳下責曰爾字絕類御筆爾以人臣而敢效之乎趣改之不者當有譴罰光海朝謂閔官矯保護永昌遺教誅之金清陰曰李公相業無可稱者此事有古大臣風

尹相公承勳與金判府事晦同姻金公觀察西關尹公以儀曹郎兼書狀朝京金公迎而勞之曰甚矣公之差池也後尹公大拜金公猶蹲八座

鄭判府事光績為弘文校理時方治汝立獄委官倡於朝曰諸公與賊有一覿之雅者皆首服公乃自言遂黜為全州提督後公長諫院論者謂成牛溪渾搆殺崔永慶請削其爵公獨啓曰

渾雖與澈善何至殺永慶也李月沙廷龜謂公曰如公之言乃公論也

沈相公喜壽容儀偉麗人皆慕悅少時綠袍貊幘挾書而遊於塾有一美姝韶顏翠鬟迓公於途曰君非沈郎乎公曰我郎是也爾何訪焉姝曰熟聞郎名久勞傾想願奉一日之歡幸辱臨妾家公挈而往之其姝館公淨室具進酒饌遂相親暱公亟如其家未幾其姝移住公亦絶焉過累年公擢第入泮謁聖過于東村有呼新來者公下馬趍進其人白首文臣稱金僉知也令坐客榻問公姓名笑曰吾已識君於新榜君今自屈於陋巷此殆無所爲而成也因謂公曰余有側室其族女脫身來依自稱

有藍橋之約誓不好沁園之花余竊奇其節君獨無所嘗戀者
乎郎呼而行酒乃其妹也公畜之未久而妹逝甚悼惜之○公
秉銓衡一士人挨踪識其聽命於門生指南以恭也久之 宣
廟知其誣而特卜
任判書國老罷己丑蔓禍廢居廣州先壠之下一日獨坐松亭
望見金吾胥徒鞭馬而至大驚入告（補一字）夫人曰吾當被逮一家
盡泣已而胥徒道門前而過驚疑未定復有一吏傳呼而來乃
拜都御史也○公子參議蒙正貌甚醜惡見者駭之得倖於
宣廟王孫輩有傲戲者 宣廟輒曰且台（補二字）任蒙正怖汝也
洪判書汝諄觀察咸鏡始至頗廉及歸蔽庫中布貨（補一字）千疋載

之軍裨諫曰雖欲自私安用許多官儲不可虛也汝諄曰吾將嫁女許施衿之費如是而足自居胥吏安可假諸人乎載之而歸以前使持去籍記完平與汝諄善聞曰汝諄之貪光明正大也蓋言猾而肆不恤人知也汝諄美風姿第在城門東常入朝時人爲之語曰月上東門

李五峰好閔賜暇湖堂嘗獨坐山風忽起寒雨驟至公因吟曰山雨落窓多久而不屬其對後復游湖堂屬曰野泉通竹細以示鵝溪鵝溪深賞山雨之語曰頗饒興像得意處也五峰歎服

○公흔踔龍彎有詩曰天心錯漠臨江水廟筭凄凉對夕暉諸公見之無不流涕○公嘗儐頤使天峻其奉酬者頤使每摘其

類抹而示之時人謂公坐不讀而才退也
柳西坰根紿州父後其姚訓公甚嚴公之從兄先捷乃閉公一室穴壁饋飡曰汝若不第何以為人乎公力學不撤卒得魁元○公之文望未大洽於一時而華使多賞其詩曰平易中有殊格遂秉文衡○公觀察忠清臨江建樓扁以拱北自序之時有尹氏者守縣其人滑稽多智因事入京不及於秋閱公大怒移牒譴譙欲據法裁之補二字尹氏度公易撼欲媚公而自脫直赴湖營詣門投謁曰竊有欲達於節下者願至前對狀公雖蓄怒雅非深慕而難親者尹氏請見出於不虞故即召入尹氏和容卑色膝行而前曰守在洛中遊於月汀五峯月沙諸公之門諸公

見節下所為拱北序深加歎賞曰西垌文章本自精麗復得江
山之助長此驚人詞格也公喜而言曰吾序非佳諸公何見賞
之深也尹氏復誦而對曰時清則江漢風流世亂則北門鎖鑰
諸公尤服曰此乃一篇中警策今之文人安能了此也仍伺顔
候睫傍辭泉湧公大悅命酒設具厚遇尹氏尹氏乃結歡而退
李月沙廷龜當作辨誣文往見西崖問曰辭必有序何為而可
西崖持丁應泰奏本疏條臚節指以命之情辭理順皆中肯綮
公聰明過人文氣洋溢遂用其指粧綴成章○公嘗擬丁卯講
和奏文廟堂諸臣見之歙然多有容喙公聞而笑曰華人視東
文非以真文章見許也槩之於閭流異教之間今乃雕辭琢語

欲以耀文彩於中夏不亦踈乎事大文書但取其達意而已蓋

補四字公屢聘上國與諸大夫上下而切磋此語其有所覺者乎

柳於于夢寅少時入水鍾寺畜糧釀醬獨棲累年讀孟子三萬遍後不復讀他書補四字信若斯言公之學豈不固哉夫學要在博收而富蓄豈可專泥於一書哉

許草堂曄朝京而歸其甥禹大諫性傳沈一松喜壽在座草堂抱幼孩而撫之曰吾去家半年夫人乃擧此子禹公曰兒乃狐精必非令兄丈人勿憐之也草堂郎授侍者憮然兒郎筠也

許筠入中諱重為中試度不能屈東天輅先成篇半誇耀天輅箚雅善吟句〻清詠抑揚自負天輅沮氣喪膽不能出奇筠遂中魁

送○己亥庭試筍筵遇士人問其試題乃李泌謝賜蓬萊院郎
曰近天子之耿光得仙人之舊館可爲頭句復曰可承之以（補四字）
羽翼商山起蓬萊漢閣連其奇警如此

蘭雪軒（許曄女）喜覽太平廣記其大說長辭皆至成誦慕楚樊姬
又號景樊其儀金誠立出接讀書仍有所眄簡曰古之接有才
今之接無才毀字而着則爲妾妬而誚之〻辭也明末文人諸
之升作亘史盡載其詩謂詩有仙韵李賀之轉身東國文人盡
在下風何其侮東人至此也

柳癡尹瑩少時汚迹平康（唐時娼女所居曰平康里）屢被儒罰嘗夜見道傍
一燈熒然穴窓窺之靚粧華飾坐於燈下者素所慕也門扃已

鎖彷徨其外適有狗竇解衣而入半入不能進遂成觸藩之勢俄有達官傳呼而過前導以炬捎其臀驚痛而脫皮扶肉爛自劃而題壁曰半世青樓宿薫天積謗喧狂心猶未悔(一作已)白馬又黄昏後鵝溪避而憩于其室甚奇其詩訪諸主娼乃曰有士人過而題之也鵝溪知塗見一試劵題出壁詩之手諸考官欲黜鵝溪力爭入選塗遂苐謁鵝溪鵝溪台娼而見塗曰非題爾壁者乎娼驚而對曰果是也時人傳誦甚服精鑑塗之遇鵝溪實天也

朴燁少時乘月夜歸有處子倚門而立紅裙紫褕姣嚴絶殊燁放佚者見而如狂稍侵而戲之女含羞而不拒遂携手入室甚

相歡昵自以爲奇遇也夜將曙女噓噫謂燁曰我則士族也而不恥此西廂之私者爲君之高義能振人也天禍我家妾及父母兄弟疫死無收葬者幸君之隱而瘞之也語訖而仆驚而視之肉冷如氷郎一死骸年可十七八起視其家諸屍狼籍燁遂爲棺而瘞焉女見於夢曰賴君之恵死者歸土妾與君有未了緣也自是凡燁之吉凶升沈必先告之（補四字）無不驗者及燁將誅女見而泣曰君之命盡矣將與妾相見也過數日燁斬

閔相公夢龍朴（補一字）校理篪（補一字）榻下也少得場屋輒夢小兒則必北如是屢年其兒漸大當赴庭試恐其復夢通昔不寐危而暫瞑其兒見而已冠矣覺而大惡之自以爲又敗也及唱榜見朴

公郎夢中見也遽握其手曰孺子何其困我乎聞者笑之

申象村欽爲 宣廟朝名臣傳藏諸其家戒子孫勿出其是非多異於世傳也

兪相公泓扈在箕城倭寇逼江廟堂諸臣日登練光亭講守禦計賊多掠婦女以紫衣韜面迤江而迴呼而謂曰已獲汝書室家者降則全之也兪公望見而泣曰此安知非吾夫人乎聞者笑罵

李統制舜臣徼倭撤歸率舟師大戰于海中賊敗逃飛檣而角逐公忽擐甲手旗出補字坐板樓俄而賊丸穴顙及腦而死軍中莫知公意也其在戰船台近製扇或者止之公曰欲圖國事宜

交歡諸宰何可無此物也昔杜征南饋問洛中權貴即此意也
究平年既高或有賀其壽者輒曰人耄而不死不足喜也吾久
於世也如是實恐有過而不自知也蓋以鄭仁弘爲戒仁弘初
得大名末乃猖獗負世大詬而死公每嗟惜之仁弘被誅公獨
曰九十而猶刑吾甚愍之也

郭忘憂再佑晩年辟穀鍊形筋骸澤健人稱其得神術冬月嘗
鍛圓鐵挾而煖軆以爲冷而易之或有握者即隨手爛也○公
起義兵討倭朝廷加以榮秩而不起優游林下以終天年其時
名儒能善進退者未有如公者也

李爾瞻事母至孝常出而歸先入其厨手自具膳居艱啜粥三

年面若枯木晨興必正服拜廟其懿行非假之者而不能推以事君乃爲斁倫之罪首所謂義理之心不能勝其利欲也常寢處於外稀入其室夫婦如賓家人或窃瞯之必夜深而入鷄鳴而出雖近幸婢僕莫有知者此亦矯情欺世之一端歟

韓孝純以右相率百官請廢 母后既入庭中爾瞻前問曰今日之會何事也孝純曰請廢 大妃也爾瞻曰吾近者養疾不出不知朝廷有此事耳孝純退語人曰世言李爾瞻小人也殆其然哉蓋不知爲所賣也

朴相公承宗性急而氣鷙負貴而喜賂人皆怨之相光海朝欝欝不樂置一劍於座則忽發憤而擊之左右物無完者常[illegible][illegible]

邉有可以實關西者力主其事有知人之鑑見李曙曰欲擧大事而戕我者也見金自點曰得志而多噬人者也見李行遠曰承遣亦作相也靖社之夜跳至山寺父子自縊而死烈哉光海之臣惟公一人也

竒德陽自獻城府深阻術數詭秘與世上下而擠人取名又籍姻婭之親故釋褐十四年而位極人臣甲子之亂橫罹密網勲臣虞其生變戕之蓋有過人之智超衆之慮而用之不以忠信故見疑於危難之際殞身於芟夷之禍究乎雖白申其寃而無救於其死昔張湯之舞智敗於三長史之合謀盧杞之善佞困於李懷光之粗踈何者時不可違命不可續也嗚呼豈獨德陽

也哉

柳希奮文昌君號家方隆貴其所用硯匣貯新紙簡一日啓而見之視其緘有赤字寫唐詩一絶曰同作逐臣君更遠青山萬里一孤舟其筆跡亦非子弟爲也一家驚怪之未幾文昌僇死廢妃卒於江華慶主徙於濟州遂中其讖

南判書以恭光海朝黜居無湖有亭勝槩擅沿江之居金四宰壽賢候之公出所畜群妓行酌爲歡已而紗籠晃燭新月泛檻笙笛縹緲觥觴交錯酒酣南公喟然曰人生叵耐寂寥金公歸語人曰子安南公字非丈夫也噫士大夫苟辦此居活亦足以忘寵辱焉南公得之而猶有慕焉

許筠既貳爾瞻遂懷邪謀欲媾奇自獻而為援自獻知指而陽納之筠甚悅叩自獻曰主暗時疑奸臣窃權公在相位欲坐視而已乎自獻言曰君言善矣我有此意而不得同心者也大事宜以密成君為書以示我筠信之遂為叛書以授之自獻既獲書後見筠無秋毫及書意筠知為所賣計無奈何遂與奇之侍婢通欲盜其書自獻隱其原本以薄紙摹其書置諸硯室婢竊而與筠筠大喜諦視之非其書也復欲賊殺之令盜夜伺其室而射之自獻方與客語有兩矢汰牖而著壁笑曰此必許筠之為也收二矢而藏之命閽者曰明早有伻問者納焉筠果使人候之送二矢而復曰吾有庶子學弓巳中武舉無所用箭敬還

之曰踈陳其狀不以直聞多爲隱語而動之或云均是人或稱何許人筠膽裂不敢謀則欲恱其心乃與其子俊格遊而令李再榮作表與俊格得庭魁自獻亦不以德筠筠卒敗筠之輕儇乃與自獻之奇譎相持欲撼之欲害之欲喜之愈出愈巧終不脫於自獻之度內可發一笑也○德陽嘗語人曰李山海尹斗壽之在朝也龍也虎也龍神而虎威若神而威者豈非可畏乎盖自喻也○光海令百官議廢大妃德陽以首揆坐政府引義獻劄盛言不可廢時两司爾瞻之徒謀擊德陽聚中學草劾辭陽若不知劄既上白衣而退及見金判書尚容之抗議笑曰以景擇而猶且如是草草他何說乎

鄭參判蘊上書請誅鄭沆鄭沆者殺永昌申永昌之冤死海大怒焚其書下獄羣邪盡扇罪將不測公仁弘之門人也爾瞻書問仁弘仁弘不庇之公之子弟請仁弘涕泣乞命仁弘走人追其書而還改其辭曰渠罪當死幸爲老物活之也公得減死

月沙嘗於壬戌九月九日與兩子明漢昭漢臨家園設時饌而曰父子共賞不負佳辰不煩召客也延平李公貴公之族姪時爲平山府使望見鞭馬而至歷頻曰此人從何来也李公素有狂率之名而方爲時人之所疑故也既坐大言曰時事如此吾欲清君側於公意若何公大駭曰君何爲此言也吾杜門謝事惟恐不免君又妄言而過我我必攖禍矣不樂而罷後數日雪

簑南公訪公問曰君近見李貴乎人言貴謀爲亂或言西人失職者多與貴謀欲起大獄窮竟其事然則君之儕流必皆株累吾與公善故有聞不敢不告耳月沙甚憂曰爲之奈何雪簑曰君往見文昌而求觧也月沙乃見文昌問曰公識李玉汝乎孰視不對三問乃曰豈非李貴乎聞此人近負非常之名耳公曰貴狂而不愼言者也頃日至京語人曰必誅李爾瞻乃可爲國非有他謀貴年已六十職是知府何能爲也聞當事者以狂生之言盡疑吾西人而將窮治以逬吾儕雖死於公等何怏乎將有傷於國脉也希奮與爾瞻水火喜而言曰貴亦欲殺爾瞻乎果爾臺臣何至於啓治也吾其圖之翌日以小簡報曰昨所言

者已得無事盖文昌已寢臺啓而報也
李竹泉德泂於　仁廟丙寅朝京吳翿爲副翿自倚彝勢見公之忤於時輕公而不肯下之公攝之夷然在館翿得善相者相之相者曰從今已往君之齡與官俱不加而且無後矣翿愕貽不能語公在室方飧呼侍者撤飧相者聞彝改容曰是哉是哉旣見公曰眞德相也籍居中朝必入閣而但色若失時當爲閣老之亞矣翿不悅有譯者一人儀容偉麗令冠服踞床而視之曰此爲書狀官而我國之望士也相者熟視請起步乃笑曰勞心躬利人也後公爲貳相壽八十而終翿未五十而逝弟之子紹後○仁廟卽祚以逆治希奮公疏辨其冤引李延平爲左

仁廟雖不聽公而亦加批獎勳臣怒且罵曰而旣幸生而復欲

救人耶當是之時不以攖禍爲阻獨行其志者非公不能也靖

社之夜不懾不亂動止可觀者公及尹承旨知敬而已然擬諸

晏子之不死則異其遇仇牧之碎首則遜其節〇公晩際中興

自以光海朝貴臣杜門斂跡非公事不出而未嘗自屈於勳臣

之門一日其姻族候之公與語從容遍評當時諸巨卿且曰人

言金自點元斗杓將鱗次入相以予觀之皆粗人也何能爲國

乎吾立朝五十年是其所可是非其所可非惡我者雖斥我亦

不能慢我也迹公平生公之此語非自贊之辭也

成參議以文四十八登第光海之在東宮也以說書侍輪講一

師西厓相公也左右諸臣迭進難疑靡有序次旣罷說書當整
齊其語爲記上啓成公粗領其槩而不能詳徃見西厓公問曰
已草講義乎曰未也見閤下者冀閤下之矜其不能而賜之潤
色也出草進之公覽曰善矣猶未盡也君試爲操筆我其口授
因提挈衆說首尾該貫無一疎漏文義粲然成公取以上之
宣廟大加稱奬後與大臣論當時文學之臣曰如成以文者誠
不可棄也成公不掩其短而能取先輩之善西厓亦嘉其讓而
以成後進之名豈不兩得也哉
崔判書天健少時試館製場終而計畫登墻而立自言其畫令
考官聞之遂得輊薄名筴身之初猶阻淸選嘗入侍　宣廟見

天將而議禦倭之策天將問道里遠近崔公相 宣廟而對山蹊險阨州鎭形便纖悉如睹天將甚服 宣廟曰眞明主也

宣祖由是驟擢至秉銓年三十七也

李鵝溪之詩才調精麗風格温雅其膾炙者題奉恩寺詩曰東湖日暖鮮春氷渚島烟霞接廣陵待到巖花紅暎袖扁舟歸去嗅山僧讀書堂詩曰烟横銅雀夕陽盡花落廣陵春水多雕欄尊酒不歸去碧樹沉沉棲暝鴉此兩詩并色具唐也

朴校理篪年十八擢廷試壯元二十六以李鎰從事官死於尚州其叔父叅判爕叙千里收骸既至積屍相枕無以志認其夜夢校理驩慰如生且曰叔父遠來良勤但吾屍不可得也宜中

夜設祭置大器盛(補七字)水吾一髮自落於水矣祭判感異之依其言果見一髮浮於其上遂裹歸而葬校理多力善射故李鎰辟之

權縉以光海孽臣謫配嶺南監司閔聖徽受勲臣指擅斬之仁廟狩公山夫人訴冤於　駕前命復爵夫人有志操食素衣白逾三十載聖徽朝京飲餞于西門夫人臨家園罵曰爾殺無辜天若有知爾必不返既而聖徽死於烏蠻館諺所謂婦人之口六月下霜者也

俞大健爲大諫謁鄭仁弘仁弘下庭而迎曰子甚似吾先生(曹南冥)也時人謂之曹大諫其貌類而心不同者歟

李澤堂弱冠隨妻兄沈光世客扶餘郡許筠罷公州住白馬江邊與沈往來唱和公與客郭希泰次其韵筠見而驚曰此人異日必秉文衡見郭詩曰未易中第者也筠入洛延譽公由是知名

李白洲兒時有句曰滿江風雨穩帆來月沙知其善涉世變而不敗也後與谿澤諸公遂入讀書堂令李敏求爲文章評〻公詩曰洞庭霜橘燁然而黃每箇無瓣公不悅

澤堂常作五言近體示敏求有曰開尊春色動繫馬樹陰清敏求曰此句格典詞勁書以濃墨投諸海中徹底而止矣公大悅

金昇平瑬勳高權盛頗以富貴自樂閭師往辭坐於門室夫人

謊錄諸物令侍婢持以屬焉其賂布貨不滿百疋輒怒曰何敢持此而獻長者乎治第宏麗甲於城中或諫曰公太侈矣公曰吾翊 主上使得深宮廣廈吾不得治第如此乎 孝廟時麟坪大君欲借其第其孫不肯遂至謫配公無他子只有一孫奉公神主赴謫所見者曰昇平死而謫也○甲子春都下傳言李适叛公判兵書力言必不叛矣叛書至 上遍召諸勳臣獨不召公公甚懼李延平貴詣闕見金自點握其手曰今日誰可爲兵判者自點曰公何言之誤也叛賊日深人心觀變 上又内疑元勳必亡之形也宜召 上前白金公之無他而請召可也延平然之入請召公 上從之公入對欲釋 上疑公之心謂

謂下獄之臣與賊通謀盡戮四十餘人兵使尹詡金判書蓋國得脫

金監司緻癸亥初遍見諸勳臣退語人曰諸公皆太平富貴之人而無定傾之材今敵勢方强邊封日駭不出十年吾其爲戎乎

丁卯虜大入朝廷謂關西伯尹暄棄城而逃斬之澤堂作挽歌曰陰風吹裂大牙旗白日孤城鼓響衰鄴下官軍先自潰河陽虜騎竟誰支丈夫等死今猶憾 明主寬恩獨不私可惜當時房次律功名只合坐台司其詩警絶一時余適平壤觀其城池固難守也暄不能赴敵而死有罪矣丙子軍敗何其濶略乎

丙子春信使之還汗與我使一圓葦曰此爾國弘化門之鼓也歸而合之始知為賊諜之竊去守卒被竊匿不敢言人莫能知也又與一障子大書青字曰示爾國之謀臣廟堂諸公莫曉其指盖析字而觀為十二月也丙子既絶和親國人畏之十一月諸勳臣會于完豊李曙之第屏人密語一軍校竊從戶聽之諸公皆曰兩國相攻安有情告者乎今虜聲言伐我恐嚇之辭賊必不來矣未幾邊報猝急賊已渡鴨綠矣

林慶業尹義州十二月八日夜椵島漢人自北而至疾呼與語曰我諜虜情虜令粟馬一旬出獵引兵南下矣向島而去慶業擇健步者四人指去城百里而山者曰爾直登其上見賊熢燧

平明望見烟起即驅城中人民入白馬山城四人者不敢從直
道〻山脊而迴矣日暮虜薄城下謂曰爾匿山巖之間兵至而
不降圍之爾必渴死矣盖城中無水鑿巖下泉脉補字得水而源
小易渴渟爲小池捕魚放之郎以二大魚遺敵曰此潭中魚也
賊恠之觧而南州民無被獲者慶業之功也
南漢被圍守堞者晋州正兵識書能爲日録亦諸文臣文臣不
敢改竄其訛聞者指語其實　車駕出城正兵執馬而泣謂從
臣曰公等食禄奈何令　主上踐危地補字乎人皆慚然
丁丑講和朝士之爲名高者早之歛迹而退知事趙緯韓善詼
語人曰此真小兒之法曲也小兒同遊互相避隱捜者不得隱

者無聊必唱法曲而出焉朝廷因而置之退者必技癢而自起矣此所謂談言微中者歟

甲戌太監盧維寧宣詔來東求索無厭地部一空自宮享而歸金判書時讓時領度支令市民聚哭而送之維寧怪而問之譯對曰太監朘剝民財已甚民皆罷市而哭矣維寧少弭其貪未幾被兵因與明絶華使不至或者曰哭送者不祥之兆永訣也

宣廟季年陜川有文官文弘道者有二子賁贄弘道死而賁隷其妾贄告之逮來京獄賁不服而巧辭自辨按獄者謂贄欲戕其兄圖專廬産坐誅贄妻周氏遂發病陽狂恣出門外家人憐而不禁也賁與妾挾一川而居每作私書使小婢傳於妾所周

氏懐餅餌隠於橋下以餅誘之求見其書既得其期日率両奴
両婢篝燈併入其室縛書賣與妾哭詣官門郡守見妾之裸體令
與其衣妾既得衣着之甚遽周氏即起而奪之搜諸帶中復得
私書賣妾並伏法周氏有一子曰一光崇禎辛未嶺南有逆獄
一光被引而死周氏從容謂家人曰吾始所以不死者求復夫
讐也讎報而苟活至今者庶幾延夫之嗣也今一光不肖以叛
而誅汚夫族矣不可從先毛也吾亦何望焉今可以從吾夫也
遂自縊而死嗚呼周氏之節合於義中於理始終無可憾婦女
之絶食赴繯殉其所天何莫非烈而此則加於人一等矣
癸亥　金大妃數光海之罪加以不韙之名其時大臣上請曰

此乃臣民之所不得知也　大妃曰吾非謂眞逞先王也　先王
寢疾令光海監國裁斷補字庶政不肯擅決大事必稟　先王不
耐其煩氣逆而疾益甚吾每曰世子當自專也終不肯從此其
罪也故政院日記載　大妃之教有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
之語蓋謂此也咸陵君李澥嘗謂姊夫鄭世矩曰世或言　穆
陵不得正終嘗憤曰此所謂春秋人得而誅者也及反正之夜
大妃責光海而無民間所傳之語苟有之　大妃何愛於光海
而有諱乎吾内窃憮然而成事已無奈何也今之罪光海者其
說甚繁以疑相家徒貽後人之口實誠可異也
金公坽安東人也當光海朝以前注書家居及癸亥後拜正言

至王城十里止舍使其子陳疏乞罷金判書時讓為臺官劾其
偃蹇之罪及晚年見金埩補六字之終不應命大悔曰吾常以明達
自負獨不識金埩也金公常托脚疾見人不起不置竹笠雁着
小冠而已塊坐一室至崇禎丁丑年六十而卒公之節不讓於
金悅卿時習字其潔身之迹尤善焉
朴承黃即承宗弟也其外祖黃判補七字書琳黃氏無子承黃主其
祀官郡守而死其妻柳氏寡居家頗富厚密昌之家屬公金昇
平得其婢為婢常往来柳氏而其家有卜者寄居婢從卜吉凶
既而昇平之夫人寢疾謂其婢詛呪欲復舊主之讎亟加搒掠
辭連卜者且誣柳氏知其謀昇平之子慶徽乃補七字縛送柳氏於

刑曹柳氏辭曰奈何信婢兒之妄而殺其主乎閉口而死趙龍洲絅臨歿其族人問曰公亦有所恨乎答曰昇平滅朴承黃之室其事甚無謂也吾時歷官三司不曾擧劾心常思之輒自忸怩吾獨負此愧而死耳

甲子正月二十二日昇平斬縉紳在囚者四十八人丙子敵兵逼京昇平家人避亂江華闔門皆罹鋒刃即正月二十二日也子慶徵以失守被誅孫震標無子而死昔吳陸杭誅步闡老少百口無遺有識尤之及子機雲爲司馬穎所殺緦功之戚無得免者易經所謂積惡餘禍者不虛矣

光海世子詞翰兩美貌如婦人其安置江華也到崔渡有詩曰

鑾輿慘憺住江干落日蒼茫半隱山此夕相分何處去只憑魂夢候龍顔盖別置故也其在囚穴地欲跳臨出謂嬪朴氏曰吾出三日君可自裁朴氏至期而縊死既而爲邏卒所獲朝家賜死世子有一書題爲上宰相而其意謂吾夙慕周靈王太子事欲遯世遠擧放意山水故挾棘而出非有他望得爲一僧足矣蓋冀上聞而庶蒙恩貸也又問北所何在即光海所居也出懷中一書北向再拜而讀時適大雨傍人聽不得詳也惟認變生肘腋四字而已其意亦稱嘗規諫而光海不見納以至於敗追悔之辭也遂飮藥而卒囚中多作詩而不傳其一首本是同根何太暴理當相愛亦須哀何緣脫得樊籠去綠水青山任去來

詞有無限悲愴
宣廟朝搢紳之黨論大起是非各殊臧否互別由是實錄所載多不實焉 長陵卽祚命李公植任其纂修刊正之事聞其史斷皆用申象村私記未知果得其眞否卽今 先王 顯廟實錄未免改修吾恐百歲之後何以釋疑而取信亦增作史之難也
明宗大王於椒寢有一子卽 順懷世子而早夭深以爲憂嘗夢幸白川地得一姬後嗣昌衍覺而怪之其門閭村巷了了可記遂遣宦侍以夢中所睹者物色焉果有寒士李氏者其所居一如夢境且有女未笄宦侍歸而啓之 明宗大悅遂以淑儀選入李氏道過松京金嬪松京之人也而毋李氏之族也毋聞

李氏入宮挈嬪而来謁嬪方十餘歲李氏撫之請於其母曰吾
貧無婢侍獨入宮掖其單寂可知也欲養此児得以相依金母
始不肯固請許之遂與倶去李氏既進而竟不得就館之慶久
之亦無寵矣時　宣廟育諸宮中見金嬪而好之既即位寵幸
遂誕　聖孫中靖王室天之所啓孰能違之比諸竇太后之誤
置籍則尤奇矣
萬曆庚子　朴大妃薨及期而祀　宣廟早御殿上光海不知
也以一足跛躃而行趍上殿椽　宣廟見其輕脫歎曰此何足
守大器也時判書奇自獻交結近侍及聞斯語窃思　上蓄有
易樹之謀而先得　上旨可以賭寵而攬權也遂爲小札啓

上曰東宮仁明中外稱譽其供佛也財不足令長興庫溢獻數
月之費人不以爲濫顧　上益加眷愛盖陽眷而陰蔑其私欲
激　聖怒也　宣廟見札大怒曰自獻何敢教我命左右後有
奇判書〻者勿進因責問東宮閹竪譖讒光海之逾制光海甚
惧訪問左右時相臣柳永慶亦進小札與奇札並御宮人獨見
奇札不得見柳札奇有眷語而柳不知爲何辭也以此報之光
海疑柳之恚間嗛柳切骨及即位柳果得赤族之禍
金公時讓嘗語人曰柳公永慶其臨危不撓之節可貴也　宣
廟季年公當軸秉權鄭仁弘疏斥謀危東宮朝野汹惧謂　宮
車晏駕公必不全矣及昇遐之日典翰崔有源率諸學士進謂

公曰世子宜以今日卽祚以定人心公阻之曰非禮也再請之
不肯三請曰此有 先王故事 成廟已行之矣公曰然歟可
考諸實錄當是時欲搆公而吹毛者隨其後公旣被仁弘之誣
危於秋葉而毅然不沮能排玉堂之論偉矣然事有異於 成
廟者 睿宗薨羣臣請立嗣 貞熹大妃命 成廟承統乃
德宗之次嫡也未嘗主鬯故卽登大寶者所以行權而濟危也
今世子久居儲貳已爲人心之所繫何遽以卽日而正位乎此
理之易曉者而公不能以此折之可憾也及就稽實錄公不能
違焉廷爲卽位之禮而行之日已昏矣
宣廟寢疾 仁廟年幼而在側能盡焉 宣廟見而憐之下敎

政院曰予病困無聊而定遠君之子粗解揮洒俾予一笑欲令
近臣知之　宣廟後以其畫一本賜李鰲城恒福李公見金昇
平而出予之惟稱其工不言其爲恩賜也金公見其畫非善而
李公素好諧且長者所贈故受之後於僑居出故紙糊壁而以
畫貼諸座右矣　仁廟龍潛與金自點連騎而出遇雨憩道傍
一舍即昇平所居也其夜昇平夫人夢年少人君臨幸其家威
儀甚盛覺而語之昇平及見　仁廟之至甚奇之　仁廟見壁
畫而怪之詳陳始末金公尤奇其偶合也遂傾心歸戴迄成扶
日之勲此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鄭桐溪蘊與昇平同在藥房昇平與一劄欲進之桐溪曰閤下

胡不署也昇平曰故例劄無署矣桐溪曰苟無署雖謂不出於閤下可也吾師以一劄被誅此可爲致疑者閤下何果斷而置大辟乎昇平默然蓋廢母之論旣興鄭仁弘在陜川陳劄言其可廢或謂仁弘耄不知而其子弟之所爲也然仁弘之罪雖微廢論固大矣謂以耄而可免刑則近矣○公嘗與李延平論事於上前有不合者延平憤罵曰此人可烹也嘗宰南原恣用官儲府庫爲空郞引金時讓爲左金公亦入侍不覺縮頸而退公色不動徐曰臣十年竄謫晩際明時求養乞郡仰事俯育全倚官費自不得不然也朝廷若以贓法治之臣固甘矣但此事不關於今日之所爭也其倔強如此矣

長陵郞作遣李慶全請封於 明朝〻議初不欲許之慶全數
光海十二罪其一條以鹽資胡也明朝畧無信者獨領資胡一
事而已或有誚者曰爾嘗委質爲臣奈何暴其主之失而無諱
乎慶全不能對光海旣廢爲其臣者乃欲斥其罪於中朝欲取
信焉其辱我禮國甚矣慶全非知此者也
嘗觀政院日記萬曆丁酉 宣廟謂近臣曰予接華人多矣士
大夫皆暴戾而風習不美若此則天下其將敗矣明之亡形實
著於 神宗之世 聖人之明見遠矣
有一武人爲北閫帥出獵見一大熊負巖提其雛而視之軍校
曰此乳獸不可殺視其雛者乞哀也帥不聽趣諸軍圍之熊擲

其雛而殺之跳踉衝冐噬傷數人而去一軍皆咎其師之愎貪
天啓丁卯淸人伐我降師姜弘立爲導朝廷遣其族人姜絪問
情答曰欲和也其時弘立不剃髮着尖屋氊笠衣白綿貼裏來
江華容貌瘦黑若枯木也 仁廟引見弘立流涕自叙其敗軍
始末 仁廟亦加慰奬卽除知中樞及坐備局搢紳無與語者
下吏指示曰此姜元帥也俄而吏傳邸報臺諫已啓請斬矣弘
立羞愧欲死及歸家其妻尚無恙見之亦有愧色弘立乃求首
墓遂自縊而死吾萬休族祖其時爲注書諦觀之爲余言之如
此嗚呼弘立能自裁矣不與金應河而同死爲淸人之所誑僥
倖一生失身爲囚遲之十年偷蒙汚辱雖死不能洗矣

丙子平安監司洪命耉兵使柳琳帥師入援到金化與清兵相遇柳軍栢林洪軍大谷洪爲賊所襲敗死琳之先鋒亦邀清人乘勝直擣柳兵琳氣沮不能言諸軍伐木爲拒終日力戰清人多死不利而退餘軍只數百矣盖柳負山而屯其勢未易犯清人但按兵不動其夜柳軍必自潰矣乃恃銳而輕戰迫敵於死地安得不敗乎此乃清人之失策非琳之能也

副元帥申景瑗在寧邊將出兵登藥山東臺令妓歌舞或告敵兵已逼色變陽爲大言曰我在此賊何敢逼也時天寒戴貂帽穿綠袍毛扇掩面兩夫執鞚軍既出從容徐行清九王伏兵城下伺景瑗之過令騎圍而擒之我軍望見大潰景瑗非能敵九

王者也喪師辱身不能引決罪也至南漢城下清主見我使以
景瑗示之朝廷始知其敗也後諸勳臣力薦拜摠戎使景瑗容
儀偉麗宗黨強盛於諸武臣中亟被寵擢至蒙推轂之寄我國
之用人如此宜無成功也
金自點爲都元帥入定方山城清兵過城下閉門不出論者以
縱敵逾除罪之闌其時自點麾下只有軍官三百清主擁二十
萬而來猶以僬侥而抗賁育耳安能遏其銳乎其敗於兎山也
兵未交辟策馬先遁此足以死矣其在定方與黃海監司書曰
白銀鎧兩紅旗雙導無乃汗㡻傳者以爲笑
近世以武臣有名譽者無如李公浣無功伐而久典訓兵竟躋

台司乃 國朝所未嘗有也然兔山之戰公爲自縣中軍慈主兵諜候者晩報曰賊至矣整陣而待之良久不見賊引候者以妄言驚衆斬之令軍解鞍朝食日將巳賊騎已迫一軍大擾公蒼黃不暇披甲上馬欲遁爲流矢所中墜馬氣絶亂尸相枕賊退其麾下救之得活此則吾聞諸其時從事者公以宿將爲國人之所恃以爲緩急非公莫可將而一試戎韜疎鹵如此盖不習戰故也

鄭相公太和亟稱兵使金逸曰勇將也今世武人那能敵者逸爲中和府使吾爲從事官俱屬自縣麾下至兔山元帥敗遁吾與逸入客舘環兵自衛賊欲踰墻犯之令銃手列坐庭階禦之

賊中則輒墜吾杖劍獨立堂中賊射之蓋客舘墻崇而屋卑矢之高者著檐下者著陛終莫能傷我也有一賊將手小紅旗麾兵屢進令軍校蔽楹而射之應弦而倒賊由是大退他日入路傍客舘方飯有賊四騎白馬鐵鎧久立門外睨而過之遂擲匙而奮曰吾何庸生也彼賊必兔山之餘也吾軍數百而敢摩壘而去遂攜鞍挾矢而出吾欲令諸校助之遂曰吾欲獨當毋藉衆力也向賊而前賊勒馬彎弓遂大呼馬若電逝穿賊騎而出其兩騎爲鞭所擊而墜矣餘騎始北追射之斬馘而歸軍中大喜旣入門有一麋掠馬首而挺觀者愕然遂所騎濟州追鹿馬也縱而逐之掎其兩角而獲之諸軍皆服搶攘之間有將如此

吾恃而無懼矣抑公之福厚得三十年之台司非賊矢之所能傷而應變却敵固公指揮之略也崔公鳴吉嘉其功公以輔德將向瀋陽而力薦於 上擢拜湖西伯逆亦制閫謂公之推薦之力也

癸亥初有李氏者當刑其妻絶美金自點館於其家之傍遣人招曰吾活汝夫可來見我其女至則刼而奸之一朝官家有娼婢頗艶沈器遠窃慕之而不能得作詩題壁其意全襲李師中歸來不用封侯印只向君王覓愛卿之句功成數日即奪而狎之柳希亮被縛勳臣急入其家牽其青騾而去希亮顧而曰奪人之財若是公然好否希亮死在晷刻而不釋於尤物固可笑

也其汲汲然攘取者亦可鄙之甚也

義州崔孝一者品官之孽子也長身方面音如洪鍾有勇力善騎射擧武科又捷丙子重試爲金昇平軍官不得意而歸丁丑之後龍胡来任義州虐我萬端孝一鬱鬱不樂常曰吾賤微無能用者若呉三桂能用我矣居數年盡賣田廬具大航托言入海捕魚州人不疑也遂載妻子渡海投三桂孝一能爲漢語款轅門而謁曰吾鮮人也鮮爲清所制久將爲我矣吾不忍生衣冠之邦而左衽也願備閣下一卒故扶身而来矣三桂大奇之曰汝真烈士矣即拜爲裨將甚寵任之清奸譯鄭命壽知之誘諸清朝府尹黄一皓被害矣甲申清既得北京孝一見我我國人也

而泣曰吾棄父母之國而歸明者恐其爲夷也今吾主帥被髮胡服故吾以麾下從之以此狀何以見東國之人乎庚寅三桂就封雲南而孝一亦或稱從徃雲南其後絶無寄聲也孝一既爲三桂腹心官爵功績必有可紀者而今不可得焉申寅伯按關西備聞本末謂余曰吾東乃有此英雄而不及識面可恨趙相公挺叅贊士秀之從姪也公既冠而見叅贊叅贊年老目昏命之前以手撫其首遽曰汝頭有奇骨吾門當出一貴人矣公果當鼎軸反正之初獨行相事倉卒施措有得中者未幾被劾數年而謫死按公身居輔弼一夜之間弁髦光海者只怕一死矣後竟不免其有愧於朴承宗多矣

吾東人擬諸華人則禮廉有餘氣節不及靖社之兵蔵於一夜其時慷慨引決者何其少哉亮君素為煬帝而死方孝孺為建文而族人臣不當視其君之賢不肖為去就也故柳夢寅寡婦之詩亦足以明其志矣

李延平貴坦率任真言無顧忌時議尊 元宗而朝論多持正者公啓 仁祖曰使臣得判吏曹盡逐異議之臣可成此事矣 仁祖竟除為吏判臺諫爭曰冢宰之職不可求而得之亦不可從其求而授之也 仁祖曰若從李貴之自請久已作相矣盖上前論議公屢求大拜故也公嘗與人商論有不合輒罵曰爾可斬矣人或以此詬公者公亦不怒矣及在江華筵斬尹暄退

語人曰吾常以斬頭詈人〻有反詈我者我聽之恬然令觀刑者束縛提曳恥辱甚矣吾不復以此詈人〻有詈者吾先使時白輩往剌其頸矣聞者槩然

李相公時白之第有牧丹　孝宗遣中涓求之公令拔其花對中涓擲碎而棄之曰吾爲三公豈以耳目之玩事主哉此一事知公之立朝必不阿吏順旨以長君過忠鯁之節凛然而不可犯真得大臣之體者也東坡詩曰洛陽相公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其視錢惟演之輩公之賢於古人又遠矣

張毅好恭內　而死莊周曰毅修其外而疾攻其內此玩世之辭也近世有絶相類者閔判書馨男平生恭謹篤厚有萬石君

之風容至無貴賤老少必整冠攝衣下堂而迎李相公時白往候之公急欲下階失足折脛仍成廢疾病卧四年而卒年九十六矣公之長德固足以老壽而臨年蹙疾由恭而致焉豈非君子之不幸哉公光海朝已一品矣 仁祖改玉而光海之勳封賞爵並命革除公削四資及辨誣功(補七字)降爲嘉義公未嘗一髮諸口子弟欲訴卞之亦禁之不得行公後再躋一品 國朝所未有者也

金判書蓋國年二十一爲(補七字)義兵將嘗過賊壘乘月吹角肩輿徐行賊怪之不敢動矣其後屢掌度支善於治財嘗令望負出櫃秤之既而闔之其辨洞然知其爲見偷不加詰問默識其櫃

爲第幾字也（凡庫櫃皆以字表之）後有市販事標出其櫃授其筆貟令用之筆

貟聳愼不敢告匱蓋金之斤兩已有簿書櫃則筆貟手自封識

不可以他諉也公常曰吾居職治辦尚不如光海朝矣蓋光海

之時得專　長陵之朝多掣故也

丁丑我旣卽清龍胡（龍骨大）悉秉東事侵暴愈繁朝廷嘗有贈賂

清主覺之遂加譙讓朝廷當爲謝表而難於置辭使李烇撰之

其一句曰存亡所係亦嘗有賴於周旋情義相孚或恐無傷於

取予崔相鳴吉大喜曰非李烇不能辦此矣遂用之

丙子全羅兵使金俊龍帥牙兵六百屯廣喬山（水原光敎山）其地絶險

道陿多石清人攻之三戰三敗流血漲谷已而清將一人獨立

高巖周視地形俟龍募銃手擊之一丸而斃清人大哭輿尸而歸日將夕賊一騎疾馳而西軍人相告曰此必更請大兵欲報我也其夜遂自潰方赤戰也天寒無水軍人皆渴有一僧呼而過曰有啖木瓜者否軍人流涎而得潤此郎曹操前林有梅之術也

參議尹壽謙善推命自筭其命以爲甲子必死遇具宏而歎之大驚曰子於甲子必大貴握權是年吾有災厄可能活我否具宏曰何敢尹徐曰君雖欲救之但力弱耳復得如公者一人足以濟矣至甲子尹與諸搢紳下獄金昇平議欲盡斬之具公素與兵使尹璹善璹亦當斬公初欲白璹與壽謙之寃而力爭於

上前僅脫璹至壽謙忽忘之及罷始思之已無及矣後從容侍
仁祖言其故　上歎曰公何忘之是亦命也
金叅判始振語人曰辛亥是吾東厄年吾不及見而後死者之
憂也公卒之三年至辛亥城中大荒米一石七金餓莩相枕閭
里皆空人以爲八路死亡之數倍於丙子兵禍金公雖稱知星
非見推於人而乃能奇中如此
世傳李鵝溪有人倫之鑒奬拔者甚衆大抵達人多能知人李
漢陰識許頊閔夢龍識鄭太和申象村識李厚源朴承宗知金
自點之必作賊沈一松知沈器遠之不良死是也
洪相公瑞鳳以承文正字謁柳西崖西崖目送之曰人才也公

既貴醉則必牟而自詑盖幸柳公之見知也

奇震興善鍛手自製銃出入必令人荷而從之為喬桐水使之官乘海航植銃於座偶銃忽仆地而自起跳入海中震興愕然失色未幾逮逢獄而死由此觀之古稱湛盧去吳者不虛矣

先海朝刼盜朴致毅亡命追捕甚急吾先曾祖使正公兄弟坐連姻孽妹婿責令追迹卒無得矣今聞致毅入金剛山寺惟持一匙一鎌糊口寺中久而寺僧知其為亡人也議欲潜圖滅跡致毅見幾而逃諸僧逐之致毅負巖而坐乃拔石擊殺以土掩之後有物色者至而寺僧祕之噫先海必欲得致毅大索八道不勝其騷擾不知其斃於深山之中以益其株累之禍痛哉

金僉判榮祖崇禎癸酉浮海朝京船泊海島遣人汲水見島中有草屋數間而虛無人焉中有一杖其人取歸入北京見者莫能識其名也或曰仙人青藜杖其杖色蒼黑理皺蹙硬如金石似藤而非也其子孫珍藏至今其謂青藜誕矣然而海中一山旣屋且有杖其有人物審矣倘非仙人孰有游此者乎

長陵奉 金大妃於愁閑之中而事之猶不得其意每日起居大妃輒久而不下 長陵徘徊門外以俟之適見春帖子乃禮曹郎官鄭之羽詩也有云兩宮和氣重雲合萬户春聲百鳥啼長陵甚賞其語時之羽不爲時輩所知官甚落拓 長陵亟加遷擢歷臺閣至承旨眞所謂士亦有偶合者也其後户曹郎以

繕治事入大内寢室壁上題此句乃宸翰也　長陵聖孝無間
而　大妃不悅至末年而愈甚宜光海之不相容也

近世李觀海敏求鄭東溟斗卿兩不相取李公每瑕摘鄭詩不肯隨衆尚譽李公嘗借居鄭吉甫之第吉甫爲鄭公從姪不知其李公之寓也入門至階下馬吉甫不在惟白鬚老人獨坐鄭公不通姓名見座隅揭人墓誌李公所撰鄭公曰此作頗善矣李公曰吾爲試官得公試券而爲魁矣君乃能解此文乎鄭公默然而退人皆傳笑鄭公遺集近始梓行余得觀之淺率輕泛不事鍊琢惟大言尚氣而已非特觀海之不喜恐愈久而愈輕也

長陵辛巳光海竄於濟州春秋六十七朝廷遣禮曹參議蔡裕

後郎官李後藇迎其柩而歸旣至見白髮宮人泣言光海存時
艱楚之時靖社勳臣李時昉爲州牧檢制甚嚴光海病而欲食蒸
鷄西瓜禁不與焉愁寂中惟吸烟茶而不得其具以竹爲腔以
瓦爲頭而吸之圍籬甚高不見日陽中植南草而黃枯不蕃蔡
公曰子明其無後乎子明時昉字也其壁上題詩亦多不得筆
墨以烟煤畫字蔡李掩淚不忍視之其近體一首曰北風吹雨
過城頭瘴氣昏凝百尺樓滄海怒聲來薄暮碧山愁色冷淸秋
歸心每結王孫草客夢遙連帝子洲故國興亡無處問却來江
上泛孤舟帝子洲乃海濱島名也詩極淸遠有無限悲思嗚呼
光海以柔懦女寵失國遯在海島猶不忘其興亡何也

尹月汀(根壽)所記南袞之譖趙靜菴非欲盡害之但欲斥去之譖入 中廟大怒遂加誅焉袞以事由己發機械已成故不敢爭而順之其論袞罪甚恕與世之傳者大殊月汀去 中廟年代相接得聞長老之言此論爲可信也袞祭洪景舟文曰黃昏排闥而直入吾二人共貞此言神武門事也排闥直入二人共貞袞何敢引用以文其奸乎可爲千古笑端

鵝溪西厓其初志相同也進相援也壬辰倭警鵝溪首獻棄城之謀 駕至長湍臺諫咎其事而劾竄之甲午相臣鄭琢白放之諫長金玏以此劾鄭金素與西厓親者也鵝溪甚怨西厓鵝溪既還當復入相位亦在西厓上而西厓沮之由是南北之別

益甚至丁酉西厓以主和罷去攻擊者皆北人也鵝溪代之與洪汝諄相軋洪本黨鵝而鵝薄洪之無恥且爭權故也相臣李憲國請兩逐之洪竄珍島鵝溪黜門外仍薦西人李相素剛直而且東人至是嫉東人之所為遂進西人具思孟金命元相繼入銓不二年其黨滿朝矣是時 宣廟甚悔己丑之獄宴居獨語而自咎曰吾何忍為此也因擲手中玉器不覺缺碎竒自献 宣廟兄河源君之婿也詗知之未幾嶺人文景虎疏言成渾與鄭澈善而實殺崔永慶時渾已死而嘗以和議得罪矣疏入 宣廟甚納之惟臺諫不以其言為然 宣廟怒之自獻為大司憲獨言曰渾陰謀而致永慶於死奈何以殺士之名歸之君上

予 宣廟大喜曰惟自獻知我心矣由是西人大退奇亟被寵
擢奇嘗自言曰西人得志吾無死地至 長陵甲子果不免
宣廟癸巳甲午間西厓用天將之謀議與倭和柳相永慶獨言
其不可未幾和事果敗由是柳相甚得時譽庚子西人旣退
宣廟特用爲吏判至宅揆當國九年而敗焉鄭仁弘始擊柳相
物論與之蓋惡其樹黨也至光海朝治之以逆有闔門之禍人
亦冤之然詆訾之言亦不可勝載矣 長陵問柳相於崔相鳴
吉崔曰永慶之罪惟植黨專權而未嘗禍士林矣其時民生粗
安綱紀粗立此爲永慶之功也崔言似爲論柳之公案矣
吾東前輩著小說者頗衆柳忝判夢寅甚詆柳西坰謂年七十

官一品猶交勢要申玄翁亦多譏貶露其愛憎惟李芝峰睟光絶無是非此亦足以知其人也○柳夢寅之文世推爲大手而張新豐甚不喜爲嘗語任萬休有後曰柳文好奇不顧體格此何足久傳也柳公誅死子孫流離所著皆放軼不傳余得一二篇觀之辭頗閎肆間以詼諧絶無雅馴之氣蓋其識不足而好奇故也張公之評雖不公亦不可全非也

朴承旨世堅謂余曰　長陵即位初光海時官人雖已歷清要者得擬一冗員欣然自以爲復生非貴其官也喜其免譏察也其時光海舊臣非進用者輒疑其怨叛諸勳臣各令其所昵者潛伺其動靜多被誅死世道之衰降極矣斯弊至今未息所謂

始作俑者其無後乎

李判書德洞爲都承旨偕首揆朴承宗迎華使於弘濟院禮成李公欲歸朴公挽之曰吾明欲復命同出同還可也李公不敢不從其夜月明朴公要與同飮酒酣語及時事朴公慨然發歎者久之仍謂李公曰吾劣弱如此何事可做一死不足惜也而每欲自裁遲徊而至今耳出囊中一物乃毒藥砒礵示李公曰服此則吾無憂矣李公大驚曰公何懷此心乎方今國事日以壞矣所望於閣下者庶幾上補袞闕挽回世道公若不圖國何賴焉朴公誦其言再三曰挽回豈容易也且曰吾死豈無時也收藥而藏之不樂而罷明日左相朴弘耈設具於華館遣人請

之朴公陽爲不聞而過之及癸亥果自殺然則朴公之死固素定者也余謂殉主以死不若諫主以死將朴公連婚王室君臣之契旣親且厚有不可摩主之失而正言者乎自古死難之臣如朴公者又何多也

朴相公弘耉當 穆陵壬辰持服禫而奔問向龍灣渡江有一官人追至奪朴公之船從者曰此朴校理也盖公以弘文校理守制也官人曰前 校理何足數也其言極悖矣朴公默然而退其後人聞其言欲論其罪問官人姓名於朴公〻辭以已忘終不告焉其寬厚之量不可及也

鄭仁弘八十八被逮篤老昏甚路中所憩必危坐正色不見情

容其平日操持之嚴固可知也路由黃澗仁弘嘗爲縣監迨五
十年矣一老吏能識之迎問曰閤下何罪而見逮乎仁弘曰吾
無所爲而致此吾亦不知其何罪也行當脫歸可得復見矣按
長陵朝作治廢妃者之罪甚嚴仁弘嘗發廢論矣何以謂不知
也抑甚耄乎世常言仁弘廢妃之疏其子弟假其名而爲之人
皆不信而誅絕仁弘此有由矣蓋自　穆陵末年爲大北諸人
所尊其論議大失衆望雖微廢論頭腦已全沒矣古人曰君子
大居敬而貴窮理其堅確篤行造次不違近乎居敬也剛果自
守不擇是非而喜勝者燭理不明也其科罪也李完平以年九
十欲寬之　長陵敎曰致國事至此者非斯人誰也竟論以大

送余聞嶺南下道諸儒之論雖口不敢言而心寃之非獨鄭桐
溪一人而已其將死(補一字)就市仁弘不知謂人曰欲持我向賓廳
乎信如是言其耄也甚矣
我北道人闌出徼外殺清人我執送之清太宗紅台施親訊之
蓋殺三人也郎曰一人殺三人何其壯也特原之欲激勵戰士
也其越王句踐式怒蛙之意乎其深知大度固偉矣
清陰金公(尚憲)囚於瀋陽謂崔後亮曰昔吾在三司也貴榮介請
納款求同知帖其時朝議以爲王爵不可輕與虜人不許焉今
觀此虜之所爲偉矣亦歎我國之不能謀遠也
洪翼漢尹集吳達濟以斥和清人執而歸殺之或言不死人莫

得明知也洪外孫沈廷者謂余曰我兵曹吏之子爲清所俘逃歸入山谷中有一室見三人白表纓裒相坐而語其人素識洪面詭問曰學士何故而在此乎曰吾儕三人被繫於清矣室有粟米三甕亦問曰何從而得也乃指其衣冠及粟曰皆清之餉我也洪知其人之東歸欲作家書無紙筆爇薪取其煤裂衣裾而書與之其人歸抵天安郡匿其書而不傳其語後洩洪之子就而求之竟不得也蓋其子孫皆知其初不被害也

長陵丁丑張紳以江華留守坐城陷賜死金吾郎沈榗監其刑榗素闒懦人也紳請與其家人訣許之既入卽聞哭聲言紳已死榗亦不驗而復命時人或言紳之命不死張谿谷疏辨之人

不信焉求挽於李澤堂其詩曰憶昔巖廊薦期君鎖鑰完豈料臨事錯始覺器人難社稷妖氛擁山河戰血漫偷生百無益梟路去應寬公令甥具奎書之具指末句曰此無乃太迫乎公笑以不咎趣書而歸之今觀公集此詩不載

李判書彝仲敏叙語余曰其先君白江公敬輿生三歲保婢負之有一官人過之拾其婢於馬上引公而抱之熟視而曰此兒必作三公善養之官人即姜承旨緒也其知可謂神矣聞姜公有人倫之鑒徐判書渻初登第姜公見而謂之曰君當判兵曹矣後徐公果為兵曹判書感姜之知己也求其後有孼子一人遂擬而官之

柳相公洵 成宗朝為承旨時將賜廢妃尹氏藥公職當奉行
大夫人在抱川田舍奴忽来報曰今夜夫人爲虎所攫而去矣
公倉卒奔喪至則夫人無恙蓋虎負之而去至屋後山林夫人
攀木而得脫亦無所傷矣旣而賜死之命下其僚李公世佐代
行當燕山朝李公被禍柳公得免而 中宗時宅揆人之命固
在乎天雖智者無容謀矣若柳公所遭尤巧而尤奇也
許筠被逮其文集悉傳於其婿李士成盖筠無子而恐其散佚
也余從士成之子而借觀之集凡十五卷其二冊皆騈儷而爲
人所借而亡失矣序者明閣老李廷機筠介朱之蕃而請得也
李公評以鴻瞻溫麗雖意頗不滿而然頗予之世無惜才而痒

行者是可恨也

許筠以翰林守制於江陵爲士舍而居焉筠素放佚而與妓遊者也李弘老爲江陵守令筠所狎者昏詣筠焉久而熟習則又誘令謁詩旣得之遍示當路諸君子曰此乃筠所贈其私爲者也由是駭議纂興筠遂擯退余以爲筠之儇薄固可鄙也弘老設機釣人納之於汚穢之境其心尤可惡也忮刻陰險如此宜不良也

任疎庵與鄭玄谷百昌同舟而飮鄭公袖出一器示人乃剡犀而爲盃制極端巧稱以爲希世之寶色頗矜焉疎菴奪而沈諸江曰此器太奢士大夫那可近口也鄭默然而慚疎菴旣去鄭

令舟人網而捜之卒無獲焉此一事足以知疎菴之見悼於同
遊也○癸亥秋疎菴謂任叅判有後曰吾觀功臣之所為無一
事非私也反正者所以懲前朝之非今不改焉將何以為國也
吾之在朝不若在奉安之時唯欲歸去閱一月疎菴棄世其通
籍者半年而不足於時如此假之數年必有大不合而去者○
癸亥初任叅判有後謂疎菴李白江以弘文校理赴台亦歷見焉
坐中言李判書德泂尹監司知敬不拜之事疎菴曰是擬諸匍
匐乞降者則賢矣何足揚也其時閑中諸人皆可死也又言李
光庭為銓長功臣駁之而罷李完平不善之而曰光庭豈不足
為銓長乎疎菴曰當今之務莫大於破朋比而完平尚為此論

餘何足道乎光庭無過人者其駁未可非也白江退而謂萬休任叅判璹曰茂叔琡菴字之言太激吾恐其不容也嗚呼反正謂廷以破黨乎琡翁於此有不瘖焉見幾而知微信其難也

金將軍應河少好獵家於鐵原曉起大雪與其弟應海臂鷹走黄入寶盖山而獵焉歘有聲若雷震谷而起見一大虎咆哮而來攫狗而噬之應海惧而欲歸將軍曰何畏之有吾將射之虎若來犯角以杖擊之時將軍只腰射雉一箭且鏑也應海止之曰矢非鏃不可入也將軍不聽直前數步而射之弓勁幾六匀砉然一聲虎大吼騰踔而斃就視之矢穿兩眼間而入鏃於其後其勇力如此矣

近者姜碩昌爲善山府使笞殺一吏〻之婦年未三十有容有採及碩昌解歸匿其家隨而入洛踵門而乞爲婢姜家不知也納之婦敏慧不怠甚適其意姜大信愛之使之專管諸事婦旣得親近潛行呪詛之術未幾碩昌沒而子女多死焉其家久而得其瘞物莫知其誰爲也婦即自言曰此吾所爲也吾乃善山吏婦也吾夫爲若夫所殺吾爲傭於若家者乃欲報夫之讎也今而吾計諧矣死亦無憾姜家遂殺之婦固烈矣而其志亦奇矣擬諸丈夫即智伯之豫讓而得復其讎此尤賢矣

沈金浦慣少時與金自點相善金浦嘗見相公悅光海朝適爲咸鏡監司金浦就別之沈公曰吾明日當出宿漢江亭已約族

人相聚君亦會焉金浦如期而往沈氏會者甚衆忽見自點羸
馬短童過於亭下金浦字呼之自點登亭語未幾聞前導辟即
辭去沈公既至時日晚亭下爲津而渡者爭舟〻不能容見自
點執鞭敺人衆皆辟易無與敵者暴戾之色猶如也沈公熟視
良久曰此似兩班何其橫也坐者曰此乃金浦之友(補一字)也向者
與語而去矣沈公怒叱曰汝素交襍流此人必作亂者也慎毋
親焉金浦大慙　長陵朝沈公爲首揆卜相而歸金浦見而問
曰今日所卜者何人也曰金自點金浦曰兄不記江亭之語乎
以此人爲雜流而責余之交也今薦之於台鼎者何也沈公默
然而笑曰爾乃嘲我耶吾實不料時勢之至此也沈公之知自

點明也屈於時而薦為相者有所牽也

韓濩謁奇相公自獻相公問曰書必有最得意者右軍之蘭亭是也君亦嘗有之否濩曰此固未易也然有粗可言者吾嘗與東五山(天輅)會中興寺阻雨三日甚苦愁寐寺僧謀揖一庵請五山為勸善文納一卷楮亦佳甚五山不屬稿肆筆而成乃大作也吾量其紙之長短寫而與焉既歸其僧訪余索其卷而更觀之甚稱余意與平日應俗者絕殊此吾之所自奇者也奇公即遣人求之其卷固無恙矣乃更寫一本與僧藏真跡於家其外孫壻(缺)尚傳之○韓濩為進士以善書隸鑄字府復為寫字官遷(禮四字)活人別提其書人不甚貴之萬曆己丑尹月汀以請改宗

系朝京㴱以寫字從焉及呈文禮部禮官見其書驚賞曰此真
名筆爾國何人為之答曰吾寫字官今以職事來矣由此乞書
者塡門國人亦從而貴之也未幾有壬辰倭警諸將及使盖相
接必求其書上則　穆陵為知己寵以官爵常加褒奬國人始
翕然而共推之然㴱地微性亦恭慤士大夫迫而求之不敢有
忤色也雖極羅倦勉强而酬之其時有敗筆體頗鹵莽者皆役
於人而為之者也
近歲鄭先甲山東人也以庠生崇禎癸未為清所俘脫身東歸
久之司譯院予以廩料令譯官學華語嘗從容與金相公壽恒
語謂曰吾久居東國不見士大夫常讀書也何其與中華異也

閤下必早登科矣如是則何以得之也此一語足知中國與吾
東之風也人常恨東文不如中國由用志之不專也葉夢得曰
吾晨興必讀書缺卷始接俗事燈擧而亦然不甭亦自嫌也黃
山谷曰每與朋友相聚必讀漢書以浇胸中古人爲學之勤如
此吾東曠世而無彷彿者可歎也